

王潮 兴亡

WANGCHAO XINGWANG

唐兴亡史

TANG (下)
XINGWANGSHI



杨东晨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王朝興亡

唐兴亡史(下)

杨东晨◎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第七章 力挽狂澜的肃代二帝 (756—779)



第一节 肃宗即位

马嵬兵变是唐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，不仅是唐玄宗晚年昏庸政治的结束，而且又是太子李亨的出头之日，更是军民同仇敌忾反击安禄山叛军的开始。以陈玄礼为首的军将们在除奸保社稷中起了关键作用，也为太子李亨的执政扫清了道路。这一历史变化，真可谓是：马嵬兵变奸相死，吏民请愿留太子。灵武即位保社稷，招集大军征安史。

一、太子李亨临危受命出牢笼

皇太子李玼，初名嗣升，生于唐隆元年（710），母为玄宗追谥的元献皇后。他初被封陕王，开元四年，为安西都护（6岁），不出宫。性仁孝，好学，玄宗喜爱，诏令贺知章、潘肃、吕向、皇甫彬、邢琬等侍读左右。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他17岁，更名李潜（浚），徙封忠王，拜朔方节度使、单于大都护。开元十八年（730），他任河北道行军元帅，领御史大夫李朝隐等8位总管兵10万人讨伐奚和契丹。征战历时两年，李朝隐等击败奚部和契丹部于范阳（今北京城西南）北，忠王李潜以功升任司徒，年20岁。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，他25岁时又更名玼。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李玼被立为皇太子。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改名李绍。天宝三载

(744)，又更名为李亨。立太子以前，忠王李潜不是出征，就是在朝任要职，能施展才华，心情欢悦。自从他27岁被立为皇太子后，就陷入了宫廷斗争的旋涡，处于提心吊胆的惊恐岁月中，人也因之变得憔悴而衰老。天宝十五年（756）六月，年已47岁的太子李亨，护卫70多岁的父皇玄宗入蜀地避难，仍不得执政，心中郁闷而忧愁。

杨国忠等被杀后，太子李亨脖子上的最后一把刀才落地，如释重负。沿途吏民劝玄宗勿入蜀，不听。吏民又请留太子于关中，以号召和组织军民收复失地。玄宗看局势严重，民情、吏情、军情难违，怕生变故，只好应允。太子的嫡长子广平王李俶、三子建宁王李倓、妃张良娣及中人李辅国等，都劝太子应趁此机会留关中，勿入蜀。《新唐书·十一宗诸子》载：“承天皇帝倓、始王建宁。英毅有才略，善骑射。禄山乱，典亲兵，扈车驾。度渭，百姓遮道留太子，太子使喻曰：‘至尊播迁，吾可以违左右乎？’倓进说曰：‘逆胡乱常，四海崩分，不因人情图兴复，虽欲从上入蜀，而散关以东非国家有。夫大孝莫若安社稷，殿下当募豪杰，趋河西，收牧马。今防边屯士不下十万，而光弼、子仪全军在河朔，与谋兴复，策之上者。’广平王亦赞之，于是议定。”《新唐书·宦者下》云：“李辅国本名静忠，以阉奴为闲厩小儿。貌犷陋，略通书计。事高力士，年四十余，使主厩中簿最。王伾为使，以典禾豆，能检撻耗欺，马以故肥，荐之皇太子，得侍东宫。陈玄礼等诛杨国忠，辅国豫谋，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，收河陇兵，图兴复。”《新唐书·后妃下》云：“肃宗废后庶人张氏，邓州向城（今河南邓州市）人，家徙新丰（今西安临潼）。祖母窆，昭成皇后女弟也。玄宗幼失昭成，母视姨，鞠爱笃备。帝即位，封邓国夫人，亲宠无比。五息子，曰去惑、去疑、去奢、去逸、去盈，皆显官。去盈尚芬公主。去逸生后。”即张氏是玄宗的姨表侄女，聘为忠王妾。忠王封立太子后，立韦坚之妹为韦妃，妾杜氏为昭仪，妾张氏为良娣。韦妃、杜昭仪被李林甫、杨国忠诬陷被废后，“张良娣得专侍太子，慧中而辩，能迎意傅合。玄宗西幸，娣与太子从，度渭，民郭道乞留复长安，太子不听。中人李辅国密启，娣又赞其谋，遂定计北趋灵武”。时嫡长子广平王李俶母早已去世，张良娣亲生长子夭折，少子年幼。张良娣、广平王、建宁王、李辅国等遂成为太子李亨的心腹亲从。《新唐书·肃宗本纪》载：“安

禄山来朝，太子识其有反相，请以罪诛之，玄宗不听。禄山反。十五载，玄宗避贼，行至马嵬，父老遮道请留太子讨贼，玄宗许之，遣寿王瑁（李亨弟）及内侍高力士谕太子，太子乃还。”玄宗一行继续向蜀地行进。

对“马嵬政变”的原因和本质，卞孝萱《唐玄宗与杨贵妃五题》（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，1994年1期）也分析说：“兵变时，朝廷有两股政治力量，一为皇帝、陈玄礼、高力士等；另一为太子李亨（肃宗），皇孙李豫（广平王）、李倓（建宁王），李辅国等。在千钧一发的关头，陈玄礼、高力士采取了舍弃杨国忠、杨贵妃以保全皇帝的策略，太子、皇孙更需要铲除继承皇位道路上的障碍——杨氏一门，所以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。陈玄礼在下手之前，曾‘密启太子’，可以为证。杨氏兄妹既死，两股政治力量分道扬镳。陈玄礼、高力士扈从皇帝入蜀，保全性命，太子、皇孙留下来，收复失地。既是太子心腹，又曾‘事高力士’的李辅国，曾充当两股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络人：陈玄礼在马嵬除杨国忠的计划，通过李辅国‘谋于’太子；太子留下来讨贼的计划，是太子派李辅国‘奏闻’皇帝，皇帝派高力士‘口宣’于太子的。”寥子《阙史》卷上《郑相国题马嵬诗》云：“肃宗回马杨妃死，云雨虽亡日月新。”这两句诗，代表了唐人对马嵬兵变的正确评价。

天宝十五载（756）六月丁酉，太子一行返至咸阳北便桥，桥已断，募岸旁居民3000名欲涉水过渭河。遇潼关散兵，误以为是叛军，仓促与战，伤亡不少，方知是唐军，遂停战，收余卒过渭河，晚至永寿县（今属陕西）。吏民闻太子至，争持牛、酒来献。新平郡太守薛羽、保定郡太守均惧叛军弃城逃走。己亥，行至保定，得新平、保定郡两太守，斩以示军。这天，安禄山的部将孙孝哲、安神威军已近长安。长安留守崔光远势弱不能御，遂伪降，派其子去华清宫见安禄山，时禄山已任命张休为京兆尹，急追回，复使光远子回告，仍任崔光远为京兆尹。崔光远遂迎孙孝哲军入长安，使长安未受到破坏。叛军入长安时，玄宗一行才至陈仓（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）。安禄山认为杨国忠、杨贵妃等已死，军队疲劳而不追杀玄宗（这与崔光远的从中周旋大有关系）。六月丙午，玄宗一行至河池（今甘肃成县）。六月辛丑，太子一行到达平凉（治所在今甘肃平凉），被玄宗诏任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的裴冕，急从河西赴平凉辅佐太子。太子得

牧马牛羊，军队人员倍增。太子一行犹豫，不知何地才能安身立命？幸有杜暹从侄儿鸿渐等迎驾，方定。

《新唐书·杜暹列传附传》云：“鸿渐字之巽。父鹏举，与卢藏用隐白鹿山，以母疾，与崔沔同授医兰陵萧亮，遂穷其术。历右拾遗。玄宗东行河，因游畋，上赋以讽。终安州刺史。鸿渐第进士，解褐延王府参军，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。皇太子按军平凉，未知所适，议出萧关趋丰安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卢简金、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：‘胡羯乱常，二京覆没，太子治兵平凉，然散地难恃也。今朔方制胜之会，若奉迎太子，西诏河、陇，北结回纥，回纥固与国，收其劲骑，与大兵合，鼓而南，雪社稷之耻，不亦易乎！’即具上兵马招辑之势，且录军资、器械，储廩凡最，使涵诣平凉见太子。太子大悦。会裴冕至自河西，亦劝之朔方（今宁夏灵武）。而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，说曰：‘朔方天下劲兵，灵州用武地，今回纥请和，吐蕃结附，天下列城坚守，以待王命。纵为贼据，日夜望官军，以图收复。殿下治兵长驱，逆胡不足灭也。’太子喜曰：‘灵武我之关中，卿乃吾萧何也。’”他们迎太子一行北进，入驻于朔方镇（今灵武）。

太子一行至灵武（今属宁夏）后，天下散乱。京师长安落入叛军之手。西京留守崔光远伪降，巧与周旋。《新唐书·崔光远列传》云，“乘輿已出，都人乱，火左藏大盈库，争辇财珍，至乘驴入宫殿者。光远乃募官摄府、县，谁何宫阙，斩十数人，乃定。因伪使其子东见禄山，而禄山先署张休为京兆尹，由是追休，授光远故官。俄而同罗背贼，以厩马二千出奔，贼将孙孝哲、安神威招之不得，神威忧死，官吏惊走，狱囚皆逸。光远以为贼且走，命人守神威、孝哲宅第，斩曳落河二人。孝哲驰白禄山，光远惧，与长安令苏震出开远门，使人奔呼曰：‘尹巡门！’门兵具器仗迎谒，至，皆斩之，募得百余人”，奔往帝所灵武。安禄山带兵入长安，见崔光远等逃走，大怒，纵兵大掠三天，尽抢民间资产，遍及诸县，将所得长安宫殿宝物尽运入范阳（今北京城西南），民间骚动。安禄山恨玄宗处死其子安庆宗，遂尽搜捕未及逃走的玄宗近属自霍国长公主、诸王妃妾、子孙姻婿等百余人害之，以为其子报仇。凡跟随玄宗入蜀臣吏的亲属未逃者，尽搜捕处死。长安处在腥风血雨的恐怖之中。安禄山尽掠长安后，又

掠华清宫，而后返回洛阳，长安仍由孙孝哲留守。民情多骚动，改由唐故吏张通儒守之。

二、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

唐玄宗遥控关中和北边，平叛之事没有取得进展，局势危急，在灵武的诸将心急如焚，便谋议立太子为帝。《新唐书·裴冕列传》云：冕任殿中侍御史，以才干受到称赞。荐他为官的王锬罪死，处死后，无人敢收尸，唯裴冕泣而收葬，杨国忠怒斥贬其官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慕其才和义，聘为行军司马。至灵武后，裴冕和杜鸿渐、崔漪等同上奏曰：“主上厌于勤，且南狩蜀，宗社神器，要须有归。今天意人事，属在殿下，宜正位号。有如逡巡，失亿兆心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太子曰：“我平寇逆，奉迎乘舆还京师，退居凉武，以待膳左右，岂不乐哉！公等何言之过！”对曰：“殿下居东宫二十年，今多难启圣，以安社稷，而所从将士皆关辅人，日夜思归，大众一骚，不可复集，不如因而抚之，以就大功。臣等昧死请。”太子固让，凡五请，卒见听。《新唐书·杜暹列传附传》云：“既至灵武，鸿渐即与冕等劝即皇帝位，以系中外望。六请，见听。鸿渐明习朝章，采旧仪，设坛壝城南，先一日草其仪上之。太子曰：‘圣皇在远，寇逆方结，宜罢坛场，它如奏。’太子即位，是为肃宗，授鸿渐兵部郎中，知中书舍人事。”未几，他奉命出任河西节度使，去扩充军队以平叛。《新唐书·魏少游列传》云，少游，邢州巨鹿（今属河北）人，“以吏干称。天宝末，累迁朔方水陆转运副使。肃宗幸灵武，杜鸿渐等奉迎，而留少游缮治宫室。少游大为殿宇幄帘，皆象宫阙，诸王公主悉有次舍，供俟穷水陆。又有千余骑，铠帑光鲜，振旅以入。帝见宫殿，不悦曰：‘我至此欲就大事，安用是为？’稍命去之。除左司郎中”。其余随李亨入灵武者皆有封赏。玄宗老而昏，早该让位而不让，重用奸佞，威信扫地，大敌当前，不战而逃，民绝望。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七月十二日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，奉玄宗为太上皇，重新组织了中央政府，改元至德，是为肃宗。他是唐朝唯一的在父皇逃离京城后，在外地登基的皇帝。但不论怎样说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是一明智之举，符合朝野人心，顺应历史潮流。从此反击安禄山之叛进入一个新阶段，使大唐社稷又有了新的希望，唐失地的官员也陆续归

于灵武。张帆《中国古代简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版）云：“肃宗即位虽有专擅之嫌，但起到了协调和统一指挥平叛军事行动的作用。”尤其是对黄河中游、下游的军民抗击安禄山叛军，起的作用更为重大。百姓有了依靠和期望，情绪进一步安定。任士英《正说唐朝二十一帝》（中华书局，2005年8月第1版）亦说：“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评价说，肃宗至灵武称帝，此乃‘太子叛父’，是‘不孝’，也就是说，是一次未经玄宗许可的擅立。那一天，李亨的内心是复杂的。多年来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从此画上句号，多年的对头杨国忠也已命丧马嵬，今日登基，终于可以一展愁眉，一吐怨气。但是，身处灵武，与京师相距遥远，叛军已占领两京，收复失地，平叛靖乱仍庄重而道远。无论怎么说，肃宗灵武即位，毕竟打出了平叛靖乱的大旗。消息传到叛军占领区，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抵抗运动，从政治上扭转了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战争的被动局面。”我认为此说，是全面而深刻的。

第二节 收复两京

一、收复国都长安

皇太子由马嵬至平凉，再至灵武，其妃张良娣和子建宁王、广平王及宦官李辅国等最为亲近，护驾最力。一路上备受艰难。《新唐书·十一宗子》云：“太子北过渭，兵仗盐恶，士气崩沮，日数十战，倓以骁骑数百从，每接战，常身先，血殷袂，不告也。太子或过时未食，倓辄涕泗不自胜，三军皆属目。”可以说，没有建宁、广平二王的带兵死力保护，太子等人是难以到达平凉的。《新唐书·后妃下》云，太子一行北过渭水，“时军卫单寡，夕次，娣必寝前，太子曰：‘暮夜可虞，且捍贼非妇人事，宜少戒。’对曰：‘方多事，若仓卒，妾自当之，殿下可徐为计。’驻灵武，产子三日，起缝战士衣，太子敕止，对曰：‘今岂自养时邪？’”太子一行至平凉后，杜鸿渐等带兵迎护，情况才有好转。李亨在危险中被拥立为帝，大兵压境，来不及立皇后、立太子，张良娣、二子王及李辅国仍是皇

帝最亲近的几个人。还有一个虽未授官，却又有类似诸葛亮的战略家、军事家李泌。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第三册（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版）云：“唐肃宗即位时，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，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，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，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。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，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。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，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。”

《新唐书·李泌列传》云，京兆（今陕西西安）人李泌，魏八柱国之一李弼六世孙，开元时与员半千的孙子员俛被誉称为“神童”。开元十六年，玄宗召佛、道、孔学名士对策，9岁的员俛出对，无所不通，玄宗惊奇。问还有少年才子否？员俛荐舅父的儿子李泌。年7岁的李泌至，玄宗正和燕国公宰相张说下棋，遂让宰相考问。张说让以棋盘子为题作《方圆动静》诗，李泌请宰相先赋云：“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”李泌即对赋曰：“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骋材，静若得意。”张说惊奇而跪，向玄宗贺喜得神童。玄宗大悦云：“是子精神，要大于身。”赏束帛于员俛和李泌，敕其家善养。宰相兼诗人张九龄尤喜爱李泌，常引入卧内对诗。“及长，博学，善治《易》，常游嵩、华、终南间，慕神仙不死术。天宝中，诣阙献《复明堂》《九鼎议》，帝忆其早惠，召讲《老子》，有法，得待诏翰林，仍供奉东宫，皇太子遇之厚。尝赋诗讥诮杨国忠、安禄山等，国忠疾之，诏斥置蕲春郡（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西北）。肃宗即位灵武，物色求访，会泌亦自至。已谒见，陈天下所以成败事，帝悦，欲授以官，固辞，愿以客从。入议国事，出陪舆辇，众指曰：‘著黄者圣人，著白者山人。’帝闻，因赐金紫”。对他为太子时的师友李泌十分敬重，大小事都和他商议，言无不听。肃宗问以平叛收复失地大计，李泌献策：安禄山陷两京，不用兵西南，驻军不前，又将掠得宝物、资产远往范阳，可知其没有统一中国的谋略。真正死心塌地投靠叛军者仅周挚、高尚等少数人，多数人则是被迫无奈，一旦有机会就会脱离叛军，安禄山不能长久控制其军；唐版图广大，州郡兵多，可集中兵力，从南、西、北三面循进围剿；令李光弼军镇守太原，使史思明、张志忠叛军不敢离范阳。令郭子仪军入河东，西入关，使叛将安守忠不敢离常山，田乾真不敢离长安。唐军伺机主动出击，使叛军不能互相接应，疲于奔命；再任建宁王为

范阳节度使，与李光弼攻范阳，洛阳孤守，禄山必败。帝赞赏其计，实际上是急于收复两京，不听从李泌的长治久安之计。当时，可信赖而斗争力强的军队是朔方军和河西诸军。帝与李泌等议，先集结大军于灵武，再分路出战。

唐肃宗即位后，路途艰险，使者迟迟难至成都报信奏告，唐玄宗仍在山南发号施令，封官、遣将。天宝十五年（756）八月癸巳，使者至，玄宗才知太子已即位，庚子，上皇天帝派宰相韦见素、房琯、崔涣赴灵武，册封和送帝玉玺等，肃宗厌恶韦见素阿附杨国忠，不用。房琯善文辞，肃宗让他参与机密。崔光远至灵武，肃宗嘉其忠，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，返渭北募兵召旧吏。郭子仪、李光弼奉诏率军五万人回灵武护驾。《新唐书·郭子仪列传》云：“乃与光弼、仆固怀恩、浑瑊之、陈回光等击贼嘉山，斩首四万级，获人马万计。思明逃奔博陵（今河北定州市）。于是河北诸郡往往斩贼守，迎王师。方北图范阳。会哥舒翰败，天子入蜀，太子即位灵武，诏班师。子仪与光弼率步骑五万赴行在。时朝廷草昧，众单寡，军容缺然，及是国威大振。拜子仪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总节度。”拜李光弼为户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朔方军将领被任命两位宰相，足见肃宗对朔方军的倚重。颜真卿坚守平原、博平、清河，贼不敢近。他数遣使以蜡丸裹书向肃宗奏报军情，肃宗感泣，诏拜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复任河北招讨使。军情急，李光弼拜宰相后，立即奉帝命率军3000人赴太原，指挥诸军攻打晋及河北地区的叛军。扶风太守薛景仙和京兆尹崔光远在关中与叛军不时发生争夺战。

郭子仪率军出征，肃宗亲检阅大军，以示鼓励。郭子仪军所向披靡，不久即攻克彭原（今甘肃庆阳）。时叛军将领阿史那从礼率同罗、仆骨骑兵5000人攻河曲（今晋南沿黄河一带），胁迫州县军北进，至今内蒙古河套时聚军数万人，直扑灵武，欲攻灭肃宗政权。郭子仪立即率军北上，约回纥首领葛逻支南北围歼，在朔方东南（今陕西府谷、榆林一带）全歼叛军，斩、伤及俘获叛众数万人，获牛羊数十万只，沉重打击了叛军的力量。子仪留部将驻守朔方，自己挥师南下，在彭原稍作休整，又进军关中西部。十月癸未，肃宗在大臣、军队护卫下移入彭原。崔光远在京兆西召集诸唐吏卒，击败泾阳叛军，名声大震。子仪派军入彭原迎肃宗一行入凤

翔（今陕西凤翔）。十月下旬，颜真卿孤军势危，又缺粮少衣，只好带将士西入关至凤翔向肃宗谢罪，肃宗嘉其将士在危难中守城不降，遂慰劳将士，赏赐财物，并拜颜真卿为吏部尚书，迁御史大夫。肃宗至凤翔，关中吏民奔走相告，纷纷杀安禄山的伪吏响应唐军。《新唐书·逆臣上》云：“长安相传太子西来矣，人闻辄东走，闾里至空，都畿豪杰杀贼自归者无虚日。贼斩刈惩之不能止。”关中局势变得有利于肃宗。

李光弼至太原时，侍御史崔众狂傲，不愿受节度使王承业管辖，自专兵权。光弼让其交兵权，不听，遂攻而活捉，并其军。适逢帝派使者持诏封崔众为御史中丞。光弼说，崔众抗旨已囚，今将斩，若宣诏，亦斩中丞。使者惧而藏诏书不出。光弼召集诸军，宣布崔众罪状，斩之，威震三军。叛军不敢逼近太原。

唐节度使张巡坚守陈（今河南淮阳），主动出击，数十次挫败叛军，使洛阳东部的唐朝军民大受鼓舞，形势变得对安禄山不利。

肃宗至凤翔后，房琯忌恨郭子仪，谗言子仪征讨不力，自请征战立功，帝允。《中国史稿》编写组《中国史稿》第四册（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）云：“肃宗（对李泌的战略）表面赞同，实际并不听从，而急于要收复长安和洛阳。当宰相房琯要求领兵收复长安时，肃宗立即批准。”其实，房琯没有实战经验。他被拜为西京招讨使，潼关、蒲关兵马节度使等，荐兵部尚书王思礼、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使，以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，中丞宋若思、起居郎知制诰贾至、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，给事中刘秩为参谋。大军集，兵分为四路：杨希文率南军自宜禄（今陕西周至县）入；刘折率中军从武功（今陕西武功）入；李光进率北路军从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入；房琯自率中军。十月庚子，房琯率军到达便桥（今陕西咸阳南，与长安城便门相对，又称咸阳桥）。辛丑，房琯率的中军和李光进率的北军会合，与叛将陈涛斜军交战，失利。监军宦官邢延恩不顾叛军猛锐，催房琯出城再战，结果又被打败，士卒死伤甚多。杨希文率南军至后，复聚兵。房琯以过时的春秋阵法对敌，以战车 2000 辆环大营，骑兵在前，步兵随后。叛军看房琯等不懂军事，遂乘风放野牛点燃尾巴冲唐军，火烧唐营，叛军又猛杀，唐军死四万余人，血流遍野。房琯的南路军、北路军将领皆率残军降于叛军。他和李光进只带少数从人逃回凤翔，

肉袒请罪，肃宗虽恨其失军，但仍释罪留官。肃宗悔，又起用朔方军将郭子仪统军。子仪看那么多将士阵亡，痛心疾首。

《新唐书·十一宗诸子》载，玄宗行至扶风（今陕西凤翔），诏令荆州大都督、永王李璘即日赴任，又让他兼山南、江西、岭南、黔中四道节度使，以少府监窦昭为副使、副都督。他至江陵（今属湖北）后募兵数万，观江淮地区富饶，不顾父皇募兵平叛之命，遂欲据江自立。肃宗闻，诏令其离职赴蜀侍奉天帝，不理。谋士及其子李瑒劝其取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自立为帝，从之。肃宗派崔涣宣抚江南，稳定局势。郭子仪复使仆固怀恩去回纥借兵，助唐攻长安。

安禄山在洛阳挥霍享受，其军经常抢掠，大失人心。郭子仪、李光弼等接连取胜。长安、洛阳日渐孤立；安禄山双目失明，暴躁而虐待侍人；诸子争立太子位，矛盾日烈。《新唐书·逆臣上》云：“帐下李猪儿者，本降竖，幼事禄山谨甚，使为阉人，愈亲信。禄山腹大垂膝，每易衣，左右共举之，猪儿为结带，虽华清赐浴，亦许自随。及老，愈肥，曲隐常疮。既叛，不能无畏惧，至是目复盲，俄又得疽疾，尤卞躁，左右给侍，无罪辄死，或捶掠何辱，猪儿尤数，虽严庄亲倚，时时遭笞斫，故二人深怨禄山。初，庆绪善骑射，未冠为鸿胪卿。贼僭号，嬖段夫人，爱其子庆恩，欲立之。庆绪惧不立，庄亦疑难作不利己，私语庆绪曰：‘君闻大义灭亲乎？自古固有不得已而为者。’庆绪阴晓曰：‘唯唯。’又语猪儿曰：‘汝事上罪可数乎？不行大事，死无日！’遂与定谋。至德二载（757）正月朔，禄山朝群臣，创（疮）甚，罢。是夜，庄、庆绪持兵扈门，猪儿入帐下，以大刀斫其腹。禄山盲，扞佩刀不得，振幄柱呼曰：‘是家贼！’俄而肠溃于床，即死，年五十余，包以氈褥，埋床下。因传疾甚，伪诏立庆绪为皇太子，又矫称禄山传位庆绪，乃伪尊太上皇。”安庆绪为燕国皇帝后，纵乐饮酒，淫乐于后宫，视严庄为兄长，委于国政。他派张通儒、安思忠等镇守长安，令史思明守范阳兼领恒阳军，令牛廷玠屯安阳，张志忠守井陘（今河北井陘县北井陘山），各募兵。

至德二载（757）二月戊子，肃宗进驻凤翔部署军事，与安庆绪展开争夺战。时陇右、河西、安西、西域兵都已至凤翔，江淮的粮资也已运至汉中。李泌向肃宗建议可直攻范阳，彻底消灭叛军，断言：“今以此众直

取两京，必得之。然贼必再强，我必又困，非久安之策（《李泌传》）。”安庆绪欲打通范阳和洛阳之间的通道，命史思明、蔡希德带高秀岩、牛廷玠等将，率兵10万余人攻太原，气势汹汹。李光弼的唐军只有万余人，将吏议，认为只有坚守城池才不至于失利。李光弼镇定地分析形势，鼓励诸将为国杀敌。他认为叛军新募，未经训练，人数多而战斗力不强；唐军少，城周40里，坚守则分散，敌四面围攻，会疲于应付，处在危险境地。光弼令疏散城周围居民，拆民房积石装于发石车内，军士200人推拉一车。叛军拥众进，唐军发石车齐上，巨石飞射如雨，砸死叛军2万余人，叛军慌忙撤退。叛军又在城外筑土山，上以大木筑楼，高于唐守军的城墙，欲从上而下射杀城中军民。唐军则挖地道，又在土山下挖大穴陷土山。叛军在城外宴饮庆贺，唐军从地道出击而俘获。史思明惧，撤军，在城郊外扎营。光弼又令唐军挖隐蔽沟，上覆土盖如旧。之后，派人去叛营向史明说：城中军少，难以抵抗，愿出城降，请派军迎。思明大喜。约降日至，叛军来迎，毫不防备，数千人落入陷沟中。唐骑军突然出城，斩伤、俘虏叛军万余人。史思明惧，留蔡希德攻太原，自带兵回范阳。李光弼亲率军出城猛击希德军，斩伤、俘获叛军7万人，希德单骑逃命，军械、粮食等尽为唐军所获，唐军沉重地打击了安庆绪的嚣张气焰。陈地唐军、关中唐军闻，欢欣鼓舞。肃宗派使者持节赴太原，拜李光弼为司徒，未几，又拜司空，封郑国公，食邑800户。与此同时，坚守睢阳、陈的唐节度使张巡等，也击败安庆绪部将尹子奇之军，取得胜利。

郭子仪指挥大军向东推进，关西节度使兵马使与叛军战于武功，失利。叛军又攻陷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，守将萧贲战死。郭子仪怒，带仆固怀恩等将连败叛军，直攻潼关叛军守将崔乾祐，几次激战，叛军死伤甚多，退往蒲津关（今山西永济），城中故唐将吏配合，子仪军攻叛军，崔乾祐败走安邑（今山西夏县）。安邑唐朝守将伪降，开门迎，叛军进后均被杀，乾祐带随从逃命于洛阳。郭子仪率军渡河西返，击败安守忠军，收复冯翊、华阴、华州等地，打通了洛阳至长安的通道。至德二年四月，肃宗诏拜郭子仪为关内、河东兵马副元帅，迁任司空。郭子仪率大军攻长安，军至滴水，与叛将安守忠军大战，由于敌军多，唐军少，郭子仪军失利。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第三册云：“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，根本不

考虑什么久安之策，放李泌在一边，独自指导战争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。”“郭子仪在河东，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，率军进攻长安。郭子仪军大败，退守武功。”子仪回凤翔向帝请罪，削官任尚书左仆射。时江南永王李傔、河西孟庭伦等谋反者均败而被诛，叛军攻好畤（今陕西乾县），渭北节度使李光进迎战，斩数百人，叛军败逃。

肃宗在凤翔召集大臣、大将议事，多认为应集中兵力攻打长安，建议拜能征善战的建宁王李傔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以号召和统一指挥大军。少数大臣则认为应由嫡长子、广平王李俶为帅。前者以房琯为代表，后者以贺兰进明、李泌为代表。《新唐书·房琯列传》载：“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，诏摄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，入谢，帝曰：‘朕语琯除正大夫，何为摄邪？’进明衔之，因曰：‘陛下知晋乱乎？惟以尚虚名，任王衍为宰相，基祖浮华，不事天下事，故至于败。方唐中兴，当用实才，而琯性疏阔，大言无当，非宰相器。陛下待之厚，然孰肯为陛下用乎？’帝曰：‘何哉？’对曰：‘陛下顷为皇太子，太子出曰抚军，入曰监国，而琯为圣皇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，乃谓陛下为元子而付以朔方、河东、河北空虚之地，永王、丰王乃统四节度。此于圣皇似忠，于陛下非忠也。琯意诸子一得天下，身不失恩，又多树私党，以副戎权，推此而言，岂肯竭诚于陛下乎？’帝入其语，始恶琯，以进明为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。”房琯系玄宗所封宰相，肃宗欲重用而心中不踏实，经进明一说，自然心疑。但大敌当前，房琯等议使诸王领兵出战，以能征善战、在军界有威望的建宁王为元帅，无疑是正确的。进明所言，无疑有取信于肃宗的私心。肃宗问李泌，泌亦赞成广平王挂帅。《新唐书·李泌列传》云：“军中谋帅，皆属建宁王，泌密白帝曰：‘建宁王诚贤，然广平冢嗣，有君人量，岂使为吴太伯乎？’帝曰：‘广平为太子，何假元帅？’泌曰：‘使元帅有功，陛下不以为储副，得耶？太子从曰抚军，守曰监国，今元帅乃抚军也。’帝从之。”肃宗遂任李泌为广平王李俶的行军司马。肃宗使建宁王李傔仍领其亲军，任李辅国为亲军行军司马。建宁王见良娣、辅国等合谋，便一再上书父皇，忠心保社稷，元帅当愿让于兄长，肃宗喜。这时，上皇天帝从成都派使者赐张良娣一件七宝鞍，以示她用心侍候肃宗。李泌却向肃宗说，应赏赐给大将，以励征战，建宁王助李泌请得，由此得罪庶母张良娣，埋下身死之祸根。

至德二年闰八月丁卯，广平王李俶任天下兵马元帅，郭子仪任副帅，李泌任元帅府行军长史，率朔方、安西、回纥、南蛮、大食等军 20 万人出征攻取长安。肃宗在凤翔为军饯行，百官送于朝堂，过阙而下，出木马门，然后广平郡王、郭子仪等复上马东进。进至长安附近，兵分三路：安西、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率前军，朔方、河西、陇右节度使郭子仪率中军，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率后军。元帅坐镇于中军，指挥军事。唐大军列阵于香积寺（今西安长安区神禾原西端，潏河和涝河合流环绕处）之北，依泮水，临大川。叛军将李归仁勇猛，率骑、步军来攻，唐军有惧色。《新唐书·李嗣业列传》云：“李嗣业字嗣业，京兆高陵（今陕西高陵）人。长七尺，膂力绝众。”历任昭武校尉、骠骑大将军，号“神通大将”，威震西域。肃宗召他回凤翔后说：“今日卿至，贤于数万众。事之济否，固在卿辈。”拜四镇、伊西、北庭行军兵司马。“广平王收长安，嗣业统前军，阵于香积寺北。贼酋李归仁拥精骑薄战，王师注矢逐之，走未及营，贼大出，掩追骑，还蹂王师，于是乱不能阵。嗣业谓子仪曰：‘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，则军无类矣。’即袒持长刀，大呼出阵前，杀数十人，阵复整。步卒二千以陌刀，长柯斧堵进，所向无前。归仁匿兵营左，觐军势，王分回纥锐兵击其伏，嗣业出贼背合攻之，自日中至昃，斩首六万级，填涧壑死几半。”李嗣业功劳最大。中军、后军配合，又俘虏叛军 2 万余人。《新唐书·叛臣上·仆固怀恩列传》云，怀恩，铁勒人，善战，世袭都督。“帝乃诏广平王为元帅，使怀恩统回纥兵，从王战香积寺北。贼以一军伏营左，怀恩驰掩之，馘斩无遗者，贼气沮。既合战，以回纥夹攻贼，战酣，脱甲援矛直捣阵，杀十余人，众惊靡，亦会李嗣业鏖斗尤力，贼大溃败”。天黑后，怀恩料守城的叛军必逃，数次向元帅请战，允。怀恩率回纥 4000 余骑兵疾进，叛军长安守将张通儒军多系奚部，素畏回纥军，闻李归仁、安思忠兵败东逃，通儒顾不得妻子儿女，弃长安城东逃入陕郡（治所在今河南陕县）。怀恩军未至，叛军已逃，长安收复，王思礼军先入城抚民、护库、殿，清理宫室。广平王、郭子仪等入长安后，劝回纥、南蛮、大食等军勿掠，赏赐物品劳军。王又以礼见回纥酋长叶护，拜为兄弟，使其勿撤军，共取东都。叶护应允，赏赐甚厚。山南东道（治所在今湖北襄阳）节度使鲁灵（读寤）、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守将张巡、

陈（今河南淮阳）守将许远，一直坚守城池，保证沙淮粮资运输道路畅通，对唐军收复长安起了重要作用。《新唐书·肃宗本纪》云，至德二载九月壬寅，广平王败贼军于泮水，癸卯，收复京师。时肃宗与百官在凤翔，派人清理和维修长安。不久，王思礼亦率军东征，诏令尚书左仆射裴冕告太清宫、郊庙、社稷、五陵，宣慰百姓。肃宗起驾北返，过彭原，至灵武。从有关史料看，关中西部收复后，肃宗及张良娣等时而在灵武，时或在彭原或在凤翔。《新唐书·十一宗诸子》记载，肃宗弟、颍王李倓，喜读书，爱文辞。封王后，于开元十五年任安东都护，不出京师。安禄山反，出任剑南节度大使。玄宗南移，诏令颍王做准备，立下迎驾之功。玄宗入成都后，颍王亦居内宅，崔圆谗言颍王骄而不礼，“乃诏宣慰肃宗于彭原”。

建宁王李倓在拜其兄为元帅后，毫无怨言，他还亲向李泌表示感谢，让其兄挂帅。兄弟和睦，免了小人谗言。他典领亲军，尽职尽责，护卫彭原。但因其文武兼备，又是支持肃宗为帝的元勋之一，又对母后与辅国谋逐李泌不满，娣忌之。《新唐书·后妃下》云：“初，建宁王倓数短后于帝，上皇在蜀，以七宝鞍赐后，而李泌请分以赏战士，倓助泌请，故后怨，卒被谮死。”《新唐书·十一宗诸子》云：“时张良娣有宠，与辅国交构，欲以动皇嗣者。倓忠谏，数为帝言之，由是为良娣，辅国所谮，妄曰：‘倓恨不总兵，郁郁有异志。’帝惑偏语，赐倓死。俄悔悟。”朝野吏民为之哭泣，草葬于彭原。时为至德二载收复长安以前。

二、唐军乘胜收复东都洛阳

广平王李俔、郭子仪等在长安稍事休息，便留王思礼军守长安，立即率军东征洛阳。安思忠、李归仁、张通儒等聚陕郡，安庆绪在洛阳又派严庄率军10万援陕郡。叛将尹子奇击败、俘杀唐将张巡后，亦率军10万人入陕援助。次曲沃（今山西闻喜），军阵百余里，企图阻挡和消灭唐军，死守洛阳。

唐朝大军东进，广平王令仆固怀恩率回纥、南蛮、大食军为先锋，元帅、副元帅及李嗣业等军随后。怀恩军沿南山进，设伏。王师至新店，叛军将领严庄率轻骑军战，杀一阵即逃，王师进，叛军又倍至，一交战又

退，使王军进退不得，阵乱。李嗣业怒，率军猛攻叛军大营，斩杀甚众。叛军退，怀恩的伏军起，从背后进攻。叛军见回纥军，不寒而栗，溃，郭子仪指挥大军猛杀，追 50 余里，兵器、尸体遍野。严庄、安思忠、张通儒率残军逃回洛阳，保护安庆绪等逃往邺郡（今河南安阳市）。九月壬子，广平王等进入洛阳，陈兵于天津桥。安庆绪任命的伪侍中陈希烈等三百余人，素服迎王而跪地叩头请罪。广平王说：众等被迫做伪官，帝有诏皆赦罪，官复原职。众心定，积极辅助广平王安定洛阳秩序。陈留见帝释罪不究，遂杀叛将尹子奇带军降于广平王。严庄妻薛氏逃至郊县，被唐军捕获，自言是永王李璘之女。她被押送洛阳见广平王后，才实告说她是严庄妻，庄欲降，留书让妻呈。王与子仪议，认为严庄在叛军中影响大，降可招余党，遂答应允降，约以铁券，赦罪。其妻入邺郡密告严庄，伺机归降，送至京师后，肃宗释罪，授官司农卿。叛将阿史那承庆率的 3 万军队，有的人赵地，有的走范阳。从安庆绪入邺郡的只有几千人。广平王宴请回纥酋长叶护等，赏赐罗锦万匹，以使诸夷不抢掠两京财物，叶护答应，洛阳吏民避免了再次遭难。河南、河东、河西州县尽收复。肃宗派使者持节赴洛阳劳军、嘉奖王及诸将，诏拜郭子仪为司徒，封代国公，食邑千户；拜李嗣业为卫尉卿，封虢国公，食邑 200 户，兼怀州（治所在今河南沁阳）刺史及北庭行营节度使。广平王与郭子仪等回京师，帝派护军和使者迎于霸上（今陕西西安东灞桥），使者代肃宗表彰子仪曰：国家再造，卿之力也！遂诏令子仪立即还东都，指挥大军北讨安庆绪。这里还应提到的是李泌。

广平王李俶为元帅，李泌任元帅府长史，昼夜为其谋划，为平定两京叛军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收复东京后，李泌献捷。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与郭子仪率军征战，出生入死，立下大功。在后方享乐的张良娣和李辅国，却又忌恨于王，欲谗言害之。《十一宗诸子·承天皇帝倓传》云：“明年，广平王收二京，使李泌献捷。泌与帝素雅。从容语倓事，帝改容曰：‘倓于艰难时实自有力，为细人间阅，欲害其兄，我计社稷，割爱而为之所。’泌曰：‘尔时臣在河西，知其详。广平于兄弟笃睦，至今言建宁，则呜咽不自己。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。’帝泣下曰：‘事亦尔，未耐何！’泌曰：‘陛下尝闻《黄台瓜》乎？高宗有八子，天后所生者四人，自